

殇

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所处的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古代遗迹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2月6日发生强烈地震，大量古建筑以及其他品类的文化遗存都被毁于一旦。谁能想到，曾经雄伟壮观的古建筑会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在大自然的摧残下变为一片废墟。

在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下，悲伤在蔓延，文明在哭泣，曾经的尘世喧嚣终究还是在轰然倾倒激起的烟尘中，化为一声叹息。

刘
畅

两次7.8级强震，上百次4级以上的余震……近日，土耳其东南部爆发的大地震使土耳其与邻国叙利亚遭受重创。

距离此次地震震中最近的城市加济安泰普是土耳其东南部最大的城市，也是现存持续有人类居住的最古老城市之一，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就进入鼎盛时期的赫梯帝国。直到不久前，加济安泰普仍保留有大量历史遗迹。但在本次地震中，大量古建筑以及其他品类的文化遗存都被毁于一旦。

一座历史古城以这种惨烈的方式走到世人关注的目光之下，着实令人扼腕。此次地震发生在“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这里自古就是欧亚非三大洲联系的纽带，波斯大流士、马其顿亚历山大、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先后统治过这片土地。

悠久的历史赋予了这片土地丰富的文化底蕴。例如，此次遭到严重破坏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加济安泰普古堡。

加济安泰普古堡位于加济安泰普市的一座山丘上，是市中心的制高点。整个城市如众星捧月般围绕古堡而建，在城市内到处可见通往古堡的指示牌。

根据土耳其博物馆官网信息，加济安泰普古堡始建于公元2世纪到4世纪的古罗马时期，当时被用作瞭望塔。随

着时间的推移，古堡被不断扩建。公元6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一世统治时期又对其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形成了一个闭环的防御工事。随后，城堡历经马穆鲁克王朝、杜尔卡迪尔公国的不断扩建和修缮，到16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终于建成与现代结构相似的圆形堡垒。整个城堡周长1.2公里，面向各方建有12座塔楼。

该古堡曾一度被认为是“土耳其保存最完好的城堡之一”，也被视为土耳其堡垒建筑典范之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土耳其，大多都会先来加济安泰普古堡一睹其真容。

但如今，古堡却因地震失落了。据报道，目前，加济安泰普古堡东部、南部和南部的部分堡垒被摧毁，残垣断壁顺着山坡滑落，四散在坡下的道路上，旁边的护土墙也已倒塌。这不仅是土耳其的损失，更是人类文明的伤痛。

对于加济安泰普人来说，这座古堡的意义更甚。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城市精神的象征。古堡墙体倒塌后形成了一条巨大裂缝，就像地震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伤痕，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心里。

古堡在当地人心中如此重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古堡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贡献巨大。当时，土耳其人依托古

堡进行顽强抵抗，最终迫使殖民者退兵。因此，古堡也代表了土耳其人顽强的斗争精神。据当地媒体报道，2022年，加济安泰普古堡的一部分被改建为土耳其国防英雄主义全景博物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内的展板、塑像、浮雕等，讲述的都是土耳其人民在独立战争期间奋勇抵抗外敌的故事。可惜，在此次地震中，国防英雄主义全景博物馆受损也十分严重。

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所处的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古代遗迹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在此次地震中坍塌的文明遗迹，又何止加济安泰普！另一处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阿勒颇古城同样未能幸免。

阿勒颇古城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勒颇盆地中央，是丝绸之路的最西端，公元前2000年即有人定居于此，是世界上建城历史最长的城市之一。作为历史上几条商道的交会处，阿勒颇既是历史上人口密度最高、商贸活动最发达的古城，也是著名的战略要道和交通中心。据史料记载，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起，希泰人、亚述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马穆鲁克人和土耳其人先后取得了阿勒颇的统治权。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阿勒颇古城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千百年来，阿勒颇古城不断加固和扩建，保留下来的城堡则是公元13世纪阿拉伯阿尤比王朝时期建立的。古城堡内保存着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痕迹，是研究叙利亚历史变迁的珍贵宝库。

地震前，阿勒颇的建筑物就因连年战乱、缺乏修缮而部分损毁。地震发生后，阿勒颇古城更是面目全非。叙利亚文物和博物馆总局在日前发布的一则声明称，阿勒颇城堡内的部分奥斯曼磨坊已

经倒塌，东北部防御墙也出现破裂。城堡内阿尤布清真寺尖塔的部分圆顶脱落，堡内的人口受损，包括马穆鲁克塔的人口……

谁能想到，曾经雄伟壮观的古建筑会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在大自然的摧残下变为一片废墟。在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下，悲伤在蔓延，文明在哭泣，曾经的尘世喧嚣终究还是在轰然倾倒激起的烟尘中，化为一声叹息。

往事并不如烟。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境内发生8.1级大地震，其中受损最严重的是加德满都老城，区域内有4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迹严重受损，包括被视为尼泊尔主要地标之一的九层达拉哈拉塔；2018年9月2日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有着200年历史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内发生大火，火势几乎蔓延到大楼每个角落，藏有2000万件珍品的三层主馆几乎被烧毁；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突遇大火，在成千上万巴黎市民的注视下，巴黎圣母院标志性的尖顶被烧断；而土叙地震这一次，损失还未能统计清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离震中不远的世界遗产名单上其他遗址也可能受到影响，但由于天气和交通等原因，目前尚未获得更具体的信息。



达拉哈拉塔又名比姆森塔，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通迪凯尔广场附近，是尼泊尔主要地标之一。该塔是以尼泊尔抗英英雄比姆·森·塔帕（公元1775年至1839年）的名字命名的。比姆·森自1803年起任尼泊尔首相兼总司令达31年之久，是一位坚决抗击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政治家。比姆森塔原有两座，其中一座已于1834年大地震时倒塌，另一座也于2015年4月25日下午在8.1级地震中倒塌。

巴西国家博物馆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市尼拉达博阿维斯塔公园。该馆是巴西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1818年，为美洲地区最大的人文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一。巴西国家博物馆原本馆藏2000万件历史资料及文物，包括古埃

及、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及拉丁美洲多个民族、不同文明的文物及艺术品等。2018年9月2日，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火灾，博物馆仅有10%的馆藏得以幸存，主要以陨石、矿石和陶瓷收藏为主。

巴黎圣母院又名巴黎圣母主教座堂、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城区，地处塞纳河中央西堤岛上，为哥特式基督教教堂建筑。它始建于1163年，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主教座堂、法国及欧洲文化地标建筑。2019年4月15日下午6点50分左右，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整座建筑损毁严重。着火位置位于圣母院顶部塔楼，大火迅速将圣母院塔楼的尖顶吞噬，致其折断。2021年3月5日，巴黎圣母院保护工作结束，修复工作正式开始。

相较于历史，大多数读者更偏爱故事。英国金融历史学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刚刚推出的《风险投资史》就是这样一本故事书。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风险投资是神话般的存在。它掌握了改变风向的能力、创造财富的密码，但其运作法则却如魔法一般，隐藏在混沌中。

真相究竟在哪里？或许，真实的投资案例能够帮助读者揭开风险投资的面纱，窥探其中的逻辑与人性。

故事是从世界顶尖的遗传学家之一帕特里克·布朗开始的。布朗的家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附近就是风险投资公司总部云集的帕洛阿尔托沙丘路。

那是2010年。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布朗经常跑到他家屋后的小沙丘上，伏在地上，透过圆圆的眼镜凝视眼前的植物。那只是一株并不罕见的野生三叶草，但恐怕连最棒的园丁也无法预料到，这些三叶草根茎的价值很快就会达到300万美元。

布朗在小沙丘上挖掘三叶草的行为与遗传学研究无关。他真正要做的是利用假期“策划”让畜牧业垮台。

布朗一直有很强的环保意识。他担心，占用了太多土地的畜牧业会导致严重的温室气体排放、水体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因此，“地球显然需要一种更好的食物来满足21世纪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他希望发明一种比牛肉汉堡更好吃的素食汉堡，用市场的力量“驱逐”畜牧业。

很快，布朗开始带着明确的目标挖掘沙丘上的植物。他看上了三叶草，因为三叶草的根中含有血液中也有的亚铁血红素，如果处理得好，就能够模仿血肉的特性。只要解决了这个最大的问题，风险投资人就有可能资助他成立一家植物肉汉堡公司。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曾说：“理性的人适应世界；非理性的人让世界适应自己。”显然，布朗这样的创业者是后者。

其实，绝大多数风险投资人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有些痴狂。他们坚信，“存在即合理”根本就是胡扯，现实世界就是用来颠覆的。

接下来，布朗骑着自行车来到当地知名的风险投资人科斯拉的办公地点。他向科斯拉阐释了他的想法——淘汰汉堡中的牛肉。他将“仿制”牛肉汉堡这项挑战分解为几个维度：气味、硬度和外观。一旦分别分析每个维度，这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就被拆解为一系列可以解决的问题。比如，三叶草根的汁液滴到热炭上的效果恰似鲜血，它们在烤架上被烧得滋滋作响时会从红色变成棕色。

科斯拉用孩童似的目光盯着来访者，并迅速思考着布朗的方案，越听越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科斯拉喜欢《星球大战》里尤达大师那样的人：赋予能够感受到力量的人权力，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才能取得成功。他认真审视了布朗的人格魅力。布朗显然具备这样的素质：作为遗传学家，他才华横溢，而且他已经准备好闯入一个新领域，并且全情投入。因为他打算为此放弃他的学术地位、作为斯坦福大学教授的声望以及来自霍华德·休斯基金会提供的丰厚研究基金。

总而言之，布朗符合科斯拉心目中理想创业者的标准。

科斯拉就这样押注了300万美元在布朗的“不可能食品公司（Impossible Foods）”上。在2018年重述这个故事时，科斯拉高兴地宣布，该公司年收入将很快超过1亿美元。

点。科斯拉说：“可以想象，如果布朗失败了，他会因为自称可以消灭畜牧业的狂妄言论而受到嘲笑。但是，这种嘲笑是错误的。尝试后失败与根本没去尝试，哪一个更好？你会选择哪个？”理性的人经常因不敢尝试而放弃人生的重要使命。

在科斯拉看来，不管公司进展如何，布朗都应该被誉为英雄。当狂热的发明家们刚刚萌发出一个想法时，一切听起来荒唐、离谱才是正常的。但高成功率的项目不值得被赞颂，因为这些项目肯定无法改变人类的未来。

很显然，科斯拉将“非理性”拔到了一个高山仰止的地步。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它只是个贬义词，但仅就创新创业这件事来说，非理性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唯有对现实世界中习以为常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并且同时具备挑战的意愿和勇气的人，才有可能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颠覆者。至于风险投资，就是要从那些拥有超强能力的颠覆者中寻找最适合的种子，助他一臂之力。

这也是风险投资所遵循的逻辑。从本质上说，它是基于指数法则运转的。在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中，一般都是少数成功案例创造了绝大多数价值回报。同样，在整个行业中，也是少数基金和投资人获得了行业中绝大部分的利润。因为总喜欢押注于高失败率、高赔率的初创公司，风险投资人的想法在大众看来往往不太靠谱，尤其是在最初的阶段。不过，也正因此，他们的成功才显得更加传奇。哪怕连续投资20家公司看起来不靠谱的小公司都没关系，只要有一家成功了，就是胜利。而且，万一这家公司是谷歌呢？

风险投资人评判风险与回报的方法代表了一种独特看待世界的方式。比如，大多数人可能都相信，专家才是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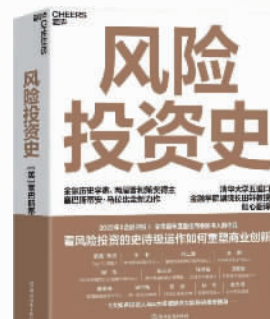
一个领域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是，正如我们从科斯拉对布朗的投资中看到的，这种观点并不是绝对的。专家虽然最有可能推动科技进步，但激进的新想法往往来自“门外汉”。例如，零售创新并非来自沃尔玛，而是来自亚马逊；媒体创新并非来自传统媒体，而是来自各种互联网平台；新能源汽车并非来自通用或大众，而是来自特斯拉以及其他造车新势力……

需要明确的是，风险投资行业远非十全十美，但也绝不是万恶的。确实有很多风险投资人过于看重资本的短期效应，其中一些人的行为甚至只能用性质恶劣来形容。比如，用巨额资金稀释创始人的股权，把真正的创新者踢出局；通过烧钱补贴大战谋求行业垄断地位；“指导”那些糟糕的公司美化报表，从而在股票市场上割韭菜……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林子大了虽然什么鸟都有，但相比于害鸟存在的害处，林子大的优势还是更重要一些。

或许，正如作者所言，风险投资帮助塑造了创新，而不仅仅出现在有创新的地方。

“非理性”的风险投资

韩叙



悦读

图① 地震前的叙利亚阿勒颇古城堡。

图②、图③ 地震前的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古堡。（视觉中国）

本版编辑 周明阳 美编 夏祎
来稿邮箱 gjb@jirbs.cn